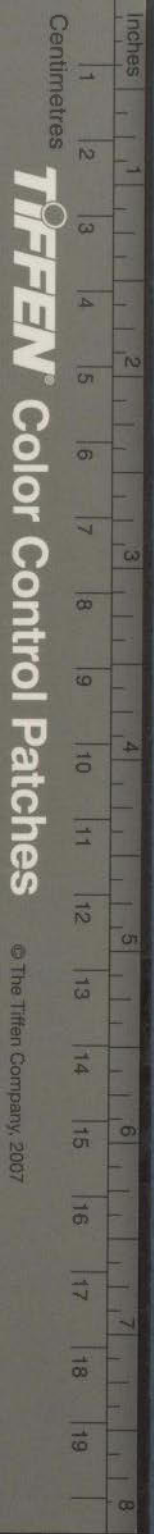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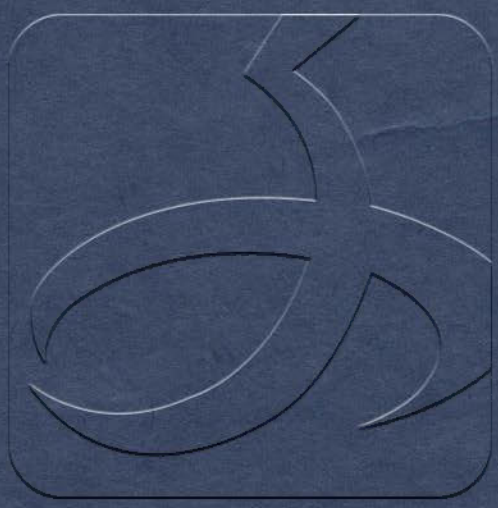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十四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校 公 用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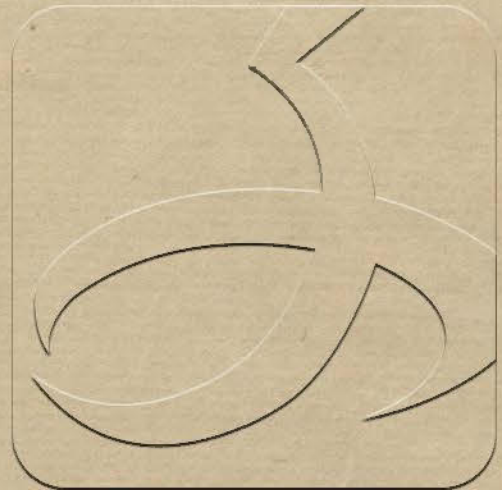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且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



王居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作召誥召

誥召公以成王新即疏成王至召誥正義曰成

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

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無殷大作之時乃以

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

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正義曰相

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

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

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

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

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

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

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

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

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

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

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

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

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

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

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

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

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

戒為即政後事故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

傳言新即政也惟二月既望二月十五日

月相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豐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告武王可知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

公於周公前相視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

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厥既得卜

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
則經營其已得吉十則經營規度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甲寅

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

本其所由來
疏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

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

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

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

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納謂洛水北也於

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子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

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

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
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
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
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
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節
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
巳丑為望言巳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
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怡依曆數又
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巳至見
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巳至見
考正義曰於巳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
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
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
謂王都也武王巳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
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
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
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
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傳朏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
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
八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
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九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
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四
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
日即卜也傳其巳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
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
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
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
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

約一四

四

七

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納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納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納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

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九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

是時諸侯皆

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納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納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厥既
 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

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召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

順周公疏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

之事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

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

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

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

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

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

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

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

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

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

周公至洛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

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

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

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

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

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

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

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

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
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
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
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神言之羊豕不見
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
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后稷能殖百
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
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
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
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

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
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
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
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
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
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
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
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宗廟此不
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
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
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
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
功也康誥五服此推三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
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
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
謂賦歛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約

共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皇

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惟王受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

之乃無窮惟美亦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何其

無窮惟當憂之不憂敬之疏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陳戒

欲其行敬汝庶殷之諸侯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

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

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

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眾也傳數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

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

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

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

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

君臣此服其厥終智藏瘝在謂紂也賢智隱

藏瘵病者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無辜往其逃士出見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籲天徂厥亡出執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

殺無地自容所以窮鳴呼天亦哀于四方

民其眷命用懋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

民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改躬之事天既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紂故也於其智王

之後人謂繼世之君乃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

命由其亦能行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

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瘵病者在位言其時無

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

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

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

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故

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躬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

終躬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

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

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

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

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

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

以瘵從病類故言瘵病也鄭王皆以瘵為病小人

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王其疾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

戒之法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

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

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今

冲子嗣則無遺壽考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

成人之言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冲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

言至

疏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

善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

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

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

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

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

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

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

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仲子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法效之老人之言即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下云古人之德也

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

雖召公歎曰有成王

堯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堯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

化立美

疏

嗚呼至民堯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堯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

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

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帝自服于土中

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稱周公言其為大邑

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 王厥有成命治民

今休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美 疏王來至今

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

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

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

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 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 傳

稱周至為治正義曰王肅云且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且曰王者為天子代

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

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

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傳為治至

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

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

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意也**王先服殷御**

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

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

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

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德則下敬奉其命矣**疏**王先至敬

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戒王今為政

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

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

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

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

休以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

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

-5 195 45 895" data-label="Text">

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

-105 195 145 895" data-label="Text">

或加陵殷人失勢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

-155 195 195 895" data-label="Text">

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205 195 245 895" data-label="Text">

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

-255 195 295 895" data-label="Text">

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

-305 195 345 895" data-label="Text">

臣也傳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

-355 195 395 895" data-label="Text">

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

-405 195 445 895" data-label="Text">

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

-455 195 495 895" data-label="Text">

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

-505 195 54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555 195 59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605 195 64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655 195 69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705 195 74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755 195 79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805 195 84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855 195 895 895" data-label="Text">

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

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

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敬也

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我不可不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言王當視

歷年戒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年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

天命惟有歷年長久惟以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我言桀不謀不敢知曰有殷受

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言桀不謀不敢知曰有殷受

猶夏之賢王所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積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也王說亦然

厥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

凶命歷年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之其實在人

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

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

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

常亦敢殄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

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王

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

疏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

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
鳴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

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

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

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

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

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

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

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

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

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

之位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

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

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
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
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
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
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
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
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
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
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
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
云惟勸修德故云修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
年為不劫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
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
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
之在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
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

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
德與疾劫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劫
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
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
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
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
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
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
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謂禹湯之功故知此
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
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王
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

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上下勤恤其曰我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

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言民在下自上匹之一人

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

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

恤乃與小民疏上下至永命正義曰上既勸王受天永命

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

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

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

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

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眾百君子皆然言我○子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
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
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
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
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
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
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
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
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
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
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
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
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
為召公之謙辭讎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
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
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
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
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
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
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
之欲慶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洛誥洛

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疏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正義

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

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

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

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

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

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

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

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

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

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

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

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

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

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

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

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

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

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

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

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

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

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

明戊辰已上皆是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西都時所誥也

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

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日也言王

敢及如天始命周家安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

疏周公至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

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

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

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

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

退老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

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

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

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

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

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

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

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

尚十四

三十一

五

尚十四

三十一

五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

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

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

為民明君其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

意當在此 本其春來至洛衆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說始卜定都之意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黎水上下河北

上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 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 俾來以圖及獻卜 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疏 惟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

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

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

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

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

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

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 正義曰此文摠結周

為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摠結周

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

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

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

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

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

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

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

收

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鄆已有
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
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
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
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
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坵依此墨
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
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
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
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
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
殷之須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
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
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
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

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
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

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
用我萬

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拜手稽首誨言成王
盡禮

致敬於周公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敬
求教誨之言疏

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
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

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
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
求教誨之言傳成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
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
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
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
命文武使王天下是稽首而受其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
周公追述往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非常吉之居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非常吉之居
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
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
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俾來來者使
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以遠正義曰言
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

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
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
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
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
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
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
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
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
致敬於周公求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子周予惟曰

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

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命今王就行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慎其

朋黨少子慎其朋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

事從微至著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永有辭

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

疏

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

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

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

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敘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

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

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辭於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

文烝祭歲也既用駢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郎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

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
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
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
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於
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傳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
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
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
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
其當盡自教眾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
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
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
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傳少子
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
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明黨敗俗
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
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
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
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
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
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
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
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

法於百官也 傳往行至後世 正義曰此時在
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響
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
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福小急躁為累故
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
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
成王之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已乎汝惟
辭也 祖之位惟當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終其美業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奉 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
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
及禮物惟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曰不奉上

享惟事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
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
矣如此則惟政事其 公曰至爽侮 正義曰周
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
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
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
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
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
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
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
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
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
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
知百官奉上與否也 傳已乎至美業 正義曰
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
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

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
 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
 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
 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
 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
 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
 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乃
 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
 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
 彘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
 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

汝往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

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劬行教化哉如

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

疏曰又曰己居攝之時

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

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
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
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
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
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我為至用之
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
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
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
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
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
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
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
民說文云頒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
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
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

其必勉力勤行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
億年耳獲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為勉傳
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
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
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
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
棄汝命常奉行之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
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
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
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
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
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
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
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
弟是教農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周成王順
人以義也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奉

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以和常奉當天命

其眾民居處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

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

教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以迎太平之予冲子

夙夜毖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王若至王若至祀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

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任而明安

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

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

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

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

而行非我能也更迭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

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勸勸之道以迎

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

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

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

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
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
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衆 正義
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
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
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
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
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
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
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
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
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
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
以深美公也 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
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
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
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
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
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傳言政至所能 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
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
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
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
是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道我已厚

矣天下無不順疏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

而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

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不可捨我而去

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

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而去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四方迪亂未定

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未定於尊禮禮未

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

彰是亦未能撫順公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之大功明不可以去工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

工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

民亂為四輔我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疏

王曰公子至四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

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

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

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

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

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

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我政事眾官以此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

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佐我正義曰退者

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

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

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

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

老故命立公後使公使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佐我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

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

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

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

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

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

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

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

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

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

云傳取管子之意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故言四維之輔也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

將祇歡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

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

方其世世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

享公之德疏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

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

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

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
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
公之德享之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

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

朕恭

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

孺子來相

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

常於殷賢人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言當治理

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曰其自時中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

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我且以衆卿大夫於

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

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

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

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

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

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
 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眾君
 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
 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
 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
 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
 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
 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
 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
 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
 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事
 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
 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
 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
 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
 眾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
 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
 眾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
 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
 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
 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
 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
 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
 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
 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
 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
 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傳我旦至推先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勸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勸也

刑乃單文祖德俾來苾殷乃命寧予我

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士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

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典常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王俾殷乃承敘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

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疏曰考朕至懷德正義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

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

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致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
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
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
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 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
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
斥成王言用文主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
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
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
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
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
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
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

云秬黑黍釋器云占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
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
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
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
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
告廟是以美享祭也 傳太平而致政成王成
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
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占者詩大
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占告於文人則
未祭實之於占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占此二占者
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
惟一占耳此經占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
此辭故言曰也 傳言我至經宿 正義曰此申
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
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
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 既告而致政則告

尚十四

李寔

李寔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博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馱飽於汝德則躬國乃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馱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馱飽王德也能使躬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甚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者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

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望告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

在十有

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言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疏戊辰
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至七
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
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
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
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駢牛一武王
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
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
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
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
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
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
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
至晦到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
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
此歲入戊午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
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
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
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
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
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至魯侯正
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
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曰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
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
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
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
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
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
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之

利

學

校

公

用

六百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立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也。武成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成格。表王勤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

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
 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
 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
 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
 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
 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
 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周
 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
 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已
 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上松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